

江西书院与江南园林的文化性质与审美意蕴研究^{*1}

李昱 俞航芳

江西书院与江南园林都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建筑景观，都承载着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态度，各自兼具浓厚的审美意蕴。前者，主要起着治学讲学的作用，其中对经典文化的传承是核心内容；后者，文人雅集、文艺休憩的作用则更为偏重。江西书院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儒家价值观深刻影响到它的建筑样式，江南园林建筑则更多回归到个人，具有逆向反思的价值意味，但两者都符合传统中国文化中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理念。文人通过不同的路径，对书院与园林景观作出自我的文化选择，借助外部的建筑，表达了各自的文化心理及审美诉求，构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入世”与“出世”互补的现实生活图景，并且两类建筑景观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思想外延的物质载体。

【关键词】：江西书院；江南园林；文化特征；审美意蕴

【中图分类号】：TU-80；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7）07—0244-06

中国书院和园林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影响深远，都代表着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人生理念和文化取向，而江西书院和江南园林又在其中扮演着极具典型性的文化角色，成为后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史的重要标本。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理论中，向来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 (P326)}。把人与自然有机统一起来，以此探求宇宙万物的法则，建立一种天地人的统一体系，阴阳五行学说的结合，“天人合一”的思想更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系统，把宇宙观、自然观、人生观统一起来，渗透到各个方面及领域，书院和园林建筑可谓是这种理念表述的代表性景观。

一、江西书院与江南园林的文化特征

（一）江西书院“彰显入世”的文化理念

江西书院自唐宋以来，已然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兴起并趋于繁荣，明代以后又得到更大的发展，并逐渐取代各级官学成为地方教育中的一种主要机构；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名虽缘于唐李渤兄弟，但后经宋明理学大师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大力倡导才为世人所熟知。

江西书院的选址十分重视自然环境因素，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其依山傍水的位置既可以避乱、免于世俗的干扰，是“物我两忘之地”；又利用山水景观陶冶学子性情、启迪思想潜心修学，做到自然和人文历史环境的和谐共生，同时建造者也考虑到交通和生活的便利，所以它也没有远离市镇。白鹿洞书院建筑完整体现了理学家们讲求心性修养、超脱世俗、清心寡欲的人生理念，王阳明有言：“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求之于心无假于雕饰也。”^{[2] (P900)}从这些论述中都可以看出书院建筑中有着很强的传统文化内涵象征性。

¹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江西书院景观的文化表达与虚拟现实展示研究”、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江西书院文化传播研究”（XW1402）

作者简介：李昱，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授；俞航芳，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讲师。（江西南昌 330013）

江西书院建筑有显著的儒家入世文化特征，“入世”精神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这从白鹿洞书院楹联景观中可见一斑，楹联既是书院有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传统文化在其中最直接的体现。朱熹为白鹿洞书院题联“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反映他在书院教育中强调修身明理、重视道德教化的理念，同时他鼓励师生有古代圣贤之追求。儒家“修身”理念的楹联中，如反映“钟灵毓秀”方面：“此地正好寻孔颜乐处，到来莫仅作山水奇观”（明伦堂题联）；反映“为学正道”方面：“我辈来游，不独问津兼问俗，诸生志学，试言忧道不忧贫”（明伦堂题联）。所谓“为学”，不仅是学子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是其“修身”进而完善个人情志并向圣贤靠拢的过程。所以他们在青山绿水中博学笃行，彼此学习切磋，共同成长。白鹿洞书院中其他题联，如：“白鹿洞开，泉谷烟霞竞秀，紫阳道在，圣贤师友同归”（文会堂题联）、“千古余波流圣泽，四围深翠护儒关”（贯道门题联）等皆是此意。书院题联还多激励士子用功上进以精修学业，如“庐山上，释家几处，道家几处，二氏逃归斯受之，庙貌赫临；书院中，你讲一场，我讲一场，众言淆乱折诸圣，宗门大启”（礼圣殿中殿题联）、“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御书阁前联）、“门临之水，窗到仁山，坐来有许多真领会；鸟说天机，花呈生趣，到此愁不做好文章”（文会堂题联）等。此外，书院题联还反映出读书人的家国情怀和师表于世的追求，如“心远地偏，悠然千仞之表；格言古引，卓乎百世之师”（先贤祠题联）、“古往今来，前圣后贤同脉络；天地高下，四时百物共流行”（大门题联）、“鹿逐慨中原，叹戎马仓皇，忍令棘朴菁莪，百代作人沦雅化；洞深迷古道，喜森林阴翳，从此榱桷杞梓，十年树木长良才”（明伦堂题联）等。^{[3] (P163)}江西其他书院同样彰显入世追求，如豫章书院楹联“一派心传，为异为同，皆足衍西江道脉；群贤踵接，或仕或隐，大堪震东鲁宗风”。

从这些楹联的内容基本可以看出，书院建筑中的诸多元素都围绕儒家的治世原则，讲求积极入世的人生理念，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表述处处可见；同时，理学的传统教育和礼乐思想，对先贤宗师的纪念以及士人追求超脱世俗修养心性，渴望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此种诉求叠加在一起对书院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江西白鹿洞书院作为天下书院之首对此都有完整体现。

（二）江南园林“隐逸避世”的文人旨趣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入世”治国的抱负和情怀，另一方面在仕途失意，上进无门的状况下，易产生隐逸避世的想法，江南园林的出现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具备了内在的人文心理动因，加之江南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等外部作用，私家园林的构建在此时期也出现高潮。现实生活层面，江南文人既想得到城市生活的便利，又不想尘嚣烦心，兼得山林之趣；文化思潮层面，对江南文人而言，随着王阳明心学的蓬勃发展和知识界出现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关系，当时精英知识分子内心的反省先于对社会生活的关心。所以，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或多或少地渗入了些许“无为”的因素，但他们又不能完全离开城市环境，于是出现了“享乐代替克己，以感性冲动突破理性的思想结构，在放浪形骸的厌世背后潜藏着对尘世的眷恋和一种朦胧的自我实现的追求，”^{[4] (P7)}营造园林是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文人留心于自己的住所，精心将其打造成为一个雅致且富有情趣的地方，这点在当时园林建筑的景观题联上也可看出当时文人的个性情感特点，如“一池碧水，几叶荷花，三代前贤松柏寒；满院春光，盈亭皓月，数朝遗韵芝兰馨”（艺圃·雅博堂联）、“踏雪寻诗临碧沼，披裘入画步琼山”（艺圃·响月廊联）、“漫步沐朝阳，满园春光堪入画；登临迎爽气，一池秋水总宜诗”（艺圃·朝爽亭联）等。人们徜徉在如诗如画的江南园林中能切身感受到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文人的“修身”要求和价值理念在园林楹联中也有体现，如“甘守清贫，力行克己；厌观流俗，奋勉修身”（留园·又一村联）。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在江南园林中塑造山林雅趣，陈设点缀休闲情怀的景致在园林的楹联中也有表现，如“曲径每过三益友，小庭长对四时花”（留园·石林小院联）、“四壁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拙政园·荷风四面亭联）、“爽借清风明借月，动观流水静观山”（拙政园·梧竹幽居联）、“春秋多佳日，山水有清音”（拙政园·嘉实亭联）等。^{[5] (P112-241)}

当时文人纵使不能在山林中生活，但在城市中建构雅庐，以求闹中取静，其中种植佳木，放置金石图画、善本古玩，就算足不出户，也可得古人之意。与书院入世意味的楹联比较，这只是文人士大夫个人生活图景的一个折射，文人之所以对江南园林产生如此依恋，我们也可以在文征明《王氏拙政园记》中找到某种解答：“古之名贤胜士，固有有志于是，而际会功名，不

能解脱，又或升沉迁徙，不获遂志……即解官家处，所谓筑室种树，灌园鬻蔬，逍遥自得，享闲居之乐者……亦或有所不逮也……是故高官胜仕，人所慕乐，而祸患攸伏，造物者每消息其中，使君得志一时，而或横罹灾变……君子于此，必有所择矣。”^[6]
(P182)

二、两者建筑格局的审美差异

（一）礼乐相宜、轴线对称的江西书院设计

江西书院建筑的宗旨以传播儒学思想为基础，因此传统儒学“礼”“仁”“乐”的思想内核决定了书院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三个方面，即祭祀行礼、躬行践履、优游山林；与之相对应的，古代书院的建筑形制也由三部分构成，即“礼仪场所、治学场所、游息场所”^[7]（P179）。

江西书院建筑大多采用中轴对称和多轴并列的方式，形成较为规整的格局，其讲学、藏书、祭祀等主体建筑占据主要的地位。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即以礼圣殿为中心，与礼圣门、棂星门一道形成中轴对称的样式，体现出白鹿洞书院祭祀先贤的重要性，与此并列的先贤祠、朱子祠、丹桂亭等建筑又形成独立的院落，构成先贤书院的主体；明伦堂、思贤台、御书阁加之两旁的泮斋构筑成白鹿洞书院的主体；文会堂、崇德祠和两侧的碑廊形成紫阳书院的主体；其余建筑如春风楼、延宾馆、贯道门和两侧的憩斋又成为生活起居的主要活动场所。《新纂白鹿洞书院志》中对相关建筑有简要概述：“大成殿、先贤祠、大门、二门之类，皆用于祭祀、礼仪、观瞻，故统为一类；文会堂、讲堂、延宾馆、号舍及仓储之类，皆用于讲学、起居、日用，故统为一类；而用于观赏、交通之亭台桥梁，亦统为一类。楹联为房舍之点缀，石刻为亭台而增胜，虽非建筑，亦附于此。”^[3]（P102）文中所提及的建筑“虽历代名目不同，其功用则一也。”^[3]（P116）但这些建筑各自成为院落，中间有门洞相连，整体的建筑样式是串并联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住宿斋舍、游园休憩及辅助设施则因地制宜，灵活安排，整体看来书院总体布局主次分明，区划合理，功能清晰有序，在使用上方便，同时不同体量的建筑大小各异，院落天井绿化设施等组合构筑成和谐统一的整体，正是其“礼乐相成”文化理念的具体表现。书院建筑通过轴线层次序列的安排，以别尊卑、主次、内外，体现对古代圣贤的尊敬目的，并且两旁的厢房的建立配合庭院的组合，又达到亲和的效果。正所谓“明诚其两进，敬义其偕立。”^[3]（P109）

从白鹿洞书院“学田”方面也看出其经济基础的雄厚，才可以保障学者士人安心治学，书院建筑也就因人而得以修缮传名。院志载：“淳熙间，朱子继守，乃求国学故址于榛莽之中，重建书院，置田聚书，以教养学者，而白鹿洞之名始著于天下……朱文公始置学田，有谷源、卧龙等庄，共田八百七十亩，因学田而有庄屋，以租谷而有仓庾，如鹿洞仓廩，紫阳遗惠仓，在府门内，以贮洞租……（后）增至学田至二千亩，而教养之制益弘。元大德间，崔公翼之又多扩充，元末被兵燹患累世，学宫鞠为茂草，而学田畛域亦亡矣……成化间，何公浚始稽新旧田，得二千余亩，召徒讲学，万历间，力为修举，学宫焕然，定田制三千三百余亩，可谓盛矣。”^[9]（P104-128）

（二）精雅脱俗、移步换景的江南园林景观

与江西书院的对称设计不同，江南园林在构成形式上不追求对称。陈从周在《说园》一书中就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他认为：“溪水因山成曲折，山蹊随地作低平。”^[8]（P4）江南园林在造园造景上追求精致脱俗，讲究移步换景之妙，其建筑更加强调文人个性和审美雅趣，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使得江南造园之风大盛，私家园林为其中精品，这类园林主要是反映文人情趣，将文人的审美理想贯穿其中，具有耐人寻味的诗情画意的艺术风格，是中国园林中的精华所在。《长物志·堂》载：“堂之制，宜宏敞精丽，前后须层轩广庭，廊庑俱可容一席；四壁用细砖砌者佳，不则竟用粉壁。梁用球门，高广相称。层阶俱以文石为之，小堂可不设窗槛。”^[9]（P27）《长物志·楼阁》载：“楼阁，作房闼者，须回环窈窕；供登眺者，须轩敞宏丽；藏书画者，须爽垲高深，此其大略也。”^[9]（P34）《长物志·山斋》载：“宜明净，不可太敞。明净可爽心神，太敞则费目力。或旁檐置窗槛，或由廊以入，俱随地所宜。中庭亦须稍广，可种花木，列盆景，夏日去北扉，前后洞空。”^[9]（P28）

江南园林建筑追求古意且不流于时弊；崇尚朴素不要追求淫巧；追求节俭而不能陷于奢华。因为爱好洁净舒雅是人的本性特点之一，是自然生发的结果，文人有品位的风雅之事中包含着宁愿保留古意，而不在于追求风潮时尚；宁愿追求合乎本性的质朴、宁静，而不追求繁缛、奢华的装饰，这一切努力都是文人脱俗生活的具体呈现，在宅邸中的多余的装饰都是有碍于文人自然性情的流露。文人对生活中的亭台楼阁、花鸟虫鱼、文玩古画、焚香煮茗等方面只是一个客观的描述，文字表面是对物品本身作功能与物质性上的阐述，但是在其主观方面却是想反映文人对生活雅趣的追求，从中看出诗意的存在，对《长物志》的理解在沈春泽的序中可以得到一些提示，文人记述这样一部生活中的点滴经验和精微的细节安排，还是有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强调自己生活的脱俗性，以及如何做到风雅这一点。从江南园林建筑中可看出，合理利用自然花木对宅邸进行装饰和点缀，是从古至今中国传统中的惯例，体现着古代中国人借自然景观与自身情思相融合的情状。江南园林作为典型体现出文人借有形的景物载体来烘托自身无形的情愫，以有限的庭园景致再现自己的胸怀。

三、两类文化景观兴盛的共性原因及审美意蕴

（一）两者兴盛的共性原因

江西书院和江南园林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都从各自的观点阐释了经典的中国文化景观，对所在地区的士气民风以及文化理念的生成起到特殊的作用。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本身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伦理文化的概括和提升，受教于书院与优游于园林也是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自发选择，并通过两类文化景观的建筑营造加以凝固，成为社会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模式。

江西书院与江南园林兴盛的共性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长江流域发达的市场商品经济状况，是书院与园林得以发展的社会经济动因，而且书院建设的也多是就地取材，并且还有学田的供给保证；而园林历来就有从事生产的功能，因此在园林中广种作物、瓜果，《说文解字》中也有“园：所以树果也”^{[10] (P129)}，文人在闹市中营造清闲的园林作为休憩场所，使他们在遍游大山江河之后，能够在相对集中的景致中，获得人与自然相交流的机会，得到游观的妙趣，在园林中印证古人山水思想，以获得“山水比德”的效果。其次，书院为满足士人上进意愿和政府需要人才储备之间构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平台，况且书院教育与官学不同，不论学子的身份、贫富，具有更多的平民教育色彩；有很多知识分子虽归隐林下，仍旧心怀理想抱负，期待着日后功业上有所成就，所以他们并没有远离市镇这一信息集散地，因此在闹市中修筑园林居所就是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再次，书院和园林的既起到普及文教、宣示身份兼具游艺的作用，还是文人雅集的上选场所。雅集是中国传统文人普遍的交游形式，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发形成的文化活动，借此交换彼此的文化心得，通过诗文书画的唱和获得精神的愉悦，并通过雅集的形式影射时政。最后，对这两类文化景观而言，在社会和经济原因之外，文人参与书院与园林建造还反映出隐逸文化与入世情结之间的一种妥协，正如沈颢所说：“古来豪杰不得志于时，则渔耶樵耶，隐而不出……伸毫构景，无非拈出自家面目。”^[11]

(P815)

（二）两者的审美意蕴分析

江西书院建筑虽是一组庞大严整的建筑群，但是重视地形环境的利用，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加之庭院穿插，树木绿化映衬，山檐起伏变化，色彩淡雅朴素，构成生动幽静的景象，有计成所说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12] (P51)}的效果。书院的朴素之美，首先在合理适用的尺度比例，以适应其学习的需要，也便于人的生活需要，合理的尺度要求在我国传统建筑中早已受到重视。朱熹在修复白鹿洞书院之后，曾有诗云：“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原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13]此外，江西书院还特别重视建筑中的“度”的把握，礼乐各自相宜的形制体现得十分明确，“以礼而言，门庑为殿堂之辅翼，牌坊为书院之辅翼，不可或缺，过此则滥”^{[3] (P102)}。因此，书院建筑会形成和中有有序，序中有和，和序相互渗透的整体效果。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的基本规制都与此有关，书院的严谨规整的建筑格局，朴素典雅的风格莫不体现其理想追求。

江南园林较皇家园林开阔宏伟不同，其空间相对狭小。计成《园冶》载：“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因’者：随基势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谢，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堦，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得体者也。”^{[12] (P47)}可见建造者运用其造园的知识特点，在园林中巧妙地做到了以小见大，以简见繁，曲折幽迥，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此外，私家园林的具体设施上文人也有自己的要求，《长物志·室庐》篇载：“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尘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佳木怪箨，陈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9] (P18)}由此可见，人们在园林中所得到的审美体验与古人借诗言志有关，画家作品中透露出的宁静淡泊、志趣高远的意境，使观者虽置身于世俗凡尘之中，而又能超越喧嚣，从而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的本质及生存的价值，对现实的文人士大夫的失意状况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园林这一中国古代建筑的特殊的空间形式，以独有的方式贯彻了文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理想，与社会相连接的桥梁；同时，园林的存在也构筑了文人心灵的精神庇护所。

总之，书院与园林都是文人士大夫所热衷兴建的文化建筑，其承载着传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态度。对前者而言，主要起着治学讲学的作用，其中对经典文化的传承是核心内容；对后者而言，文人雅集、习艺休憩的作用则更为偏重。江西书院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儒家价值观深刻影响到它的建筑样式，江南园林建筑则更多回归到个人，具有逆向反思的价值意味。建筑审美的格调上，两类文化景观都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如王国维所言：“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14] (P44)}虽然二者兼具不同的文化使命和审美功能，但它们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典型的具有思想外延性质的物质载体。

参考文献:

- [1] 李学勤.周易正义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2] 王阳明全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3] 吴国富.新纂白鹿洞书院志 [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
- [4] 张敏嫻.明清文人园林艺术 [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
- [5] 曹林娣.苏州园林匾额楹联鉴赏 [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
- [6] 陈从周.园综 [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
- [7] 孔素美.白旭.中国古代书院建筑形制浅析 [J].华中建筑,2011,(7).
- [8] 陈从周.说园 [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 [9] (明)文震亨.长物志校注 [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 [10] (汉)许慎.说文解字 [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11] 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 [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 [12] (明)计成.园冶 [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13] 杨慎初. 中国书院文化与建筑 [M]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4] 王国维. 人间词话 [M]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